

# 貓生

我娘常說貓最刁，狗最鈍，狐狸最不要臉——最後這一句話聽在耳裡，很有那麼一點罵人的意味——雖說我沒見過狐狸，可是「狐狸精」我是碰過的，那時候對方跑來我家鬧了幾天幾夜，最後被一隻俄羅斯藍貓給嚇跑了，從那天起，我娘逢人便誇讚貓的好處，反倒是我父親變得更加憂鬱，尖削的臉龐不知何時多了三條淡淡的抓痕。

「他啊——」我娘欲言又止，把碘酒放回抽屜裡，她的手肘同樣浮現三條淡淡的抓痕。

這些身體上的細小傷疤，向來被我們視作司空見慣的事，特別是虎口掌心之類的細皮嫩肉，往往掛彩時還來不及尖叫，貓已經一溜煙跑遠了，血絲一點一滴從劃開的傷口綻放成花，我和我弟弟忍住疼痛，開始抓貓、教訓貓，往往弄得家裡乒乒乓乓像拆房子，但終究被我娘即時喝阻：

「還打、還打？是誰先欺負誰——貓那麼小，你們下手有沒有多想一想哇？」

然後我們放下手中的拖鞋、蒼蠅拍，不甘心地看著三隻貓全聚攏

在我娘腳邊，長長的尾巴向上豎起，呼嚕呼嚕磨蹭，不知道是撒嬌還是勝利的示威，我娘蹲下身來朝牠們頸部輕輕搔癢，哄慰：「好乖喔粉圓，芝麻最棒了！來，地瓜不要跑嘛，讓媽媽抱一下。」

始終是拉長的搖搖晃晃的鏡頭，記憶裡，我娘彼時屈膝的身影看來極為寂寥的，偌大的客廳從窗外投下橘金光照，所有的擺設都被拉長成纖弱的背影，三隻貓喵鳴地跳上跳下——其中一隻甚至倚在佛桌的香爐旁，蹭著蹭著翹起了臀部——徒留我母親依偎在殷紅的餘暉裡，瘦小的肩膀動也不動的，不知呢喃什麼。

三隻貓的名字全都與食物有關：粉圓通體皙白，獨獨臀部下方生出一塊黑色的斑，肚子在嗜吃成性下，像發脹肥軟的粉圓，走起路來左搖右晃，因此招徠許多人留下這類的印象：「牠是不是懷孕了啊？」欸，誰知道最初的時候——最初，牠是一隻優雅的貓，矯健，並且腹肚緊實。

至於地瓜，又黑又黃又白，是動物圖鑑經常提起的三色雌貓，臉龐兩坨深褐的花紋彷彿一時興起的塗鴉，但牠的個性一點也不「嬉哈」，膽小而敏感，一有風吹草動就急急忙忙往沙發底下鑽，偏偏露出一截尾巴在外頭擺動，那使得我和我弟弟很早就理解，何謂「駝鳥心態」。

最後的芝麻——我娘在一個下雨天遇見牠，奄奄一息的模樣似乎放在掌心稍一用力，就能夠把牠吹跑。當時醫生斷定活不了，但我娘堅持再觀察一個晚上，第二天夜裡診所準備打烊了，小貓從保溫箱奮力站起身來，朝我母親稚嫩地喵叫，連一旁掃地的歐巴桑都睜大了眼。

「你家三隻貓的來歷，聽起來就像那個什麼——」美珠阿姨每次來我家，總會勾起她幼時對貓的回憶，我們就眨眨眼專注地期待她接下來的故事，可惜她從來說不清楚那個傳說的全貌，於是我和我弟弟只能望著她塞到我們手中的各式糖果與進口玩具，兀自想像屬於童話的冒險，然後和貓玩得不亦樂乎。

這時候，我娘從廚房端來水果，看見我們得意忘形，怒斥：「細人愛煞猛讀書！」意思就是要趕我們到書桌前寫作業。

只要美珠阿姨一來，我娘便催促我們回房間，偶爾可以聽見狹長的甬道對面傳來低低的哭聲，或者巨大破碎的什麼東西被砸毀的驚心，似乎刻正進行的一樁祕教，有幾次隔著客廳明滅不定的燈光，幾隻貓來來回回在我娘房門外嗅聞，門縫底下鑽出幽幽的嘆息：

「白白夫妻做了這麼多年呵……」

「如果我還年輕……」

「如果……」

「走開！」

我娘在裡面吼著，嚇得貓伏低了身子，奔跑，砰砰砰砰，我也邁開腳步躲進廚房外的陽台邊，鐵欄杆上擺了一株松柏盆栽，瘦弱的枝幹糾擾纏崇，我的心也糾成一團，直到太陽完全隱沒在雲的彼端，我的手心仍舊不由自主地發冷。

我試著推開門，一種飽含生靈的陰鬱氣息迎面襲來，床鋪上凹陷的竹席勾勒出隱約的人體形狀，空氣中揉雜了薄荷腦與撒隆巴斯的辛涼，矮櫃，佛珠，瓶瓶罐罐，全家福，觀音大士白衣神咒，衣櫥外垂掛的蕾絲內褲——風穿過半開的窗，吹動啪啪翻飛的日曆，吹起滿室溫熱的乾燥，我坐在床沿凝視照片中的我、我弟弟、我父母親，發覺房裡的擺設一如往昔，沒有混亂，也沒有瘋狂。

那個早晨，我娘去了獸醫院。我弟弟在學校上課。我父親——我其實不那麼清楚，他究竟在不在辦公室？我娘總是在提及他時，露出絕望的但不得不強忍悲傷的神情——整個房子空盪盪地，恍恍惚惚就闖入了一種悠緩的時光，一切慢慢地沉靜下來，一切也輕輕地輕輕地浮升，玄關響起一聲乾淨的清脆，但那不是期待的人氣，是風的惡戲。

這時候，一隻貓出現在甬道盡頭，拚命朝門外叫喊，淩淩擾擾的光粒透過遙遠的鏡頭看來極不確定的，全部的畫面皆隱匿在漆黑的甬道之中。

這時候，獸醫院裡的手術檯上有一隻三色貓，正無助地發抖。

醫生抬起頭來，似乎想到了什麼，告訴我娘：「對了，這隻貓沒有子宮喔。」

「怎麼會沒有子宮呢？」我娘焦急地撫摸著貓。

「沒有子宮並不代表不健康，只是以後可能就沒辦法生育了。」

「那怎麼辦？」

「還是多注意牠的飲食習慣吧！」醫生答非所問地說：「這個比較重要啦，不然牠下次又要吃進像皮筋！」

就這樣，我娘抱回腸胃不適的地瓜，爲了防止手術縫合後的傷口遭到舔舐而感染，醫生在牠的頸部上戴了一個喇叭狀的塑膠圈，像那一季大膽反叛的高領裝。或許出於自衛的本能，一連幾天，地瓜對我們一家人充滿了敵意，只要一靠近牠，怒氣便武裝在脊背倒豎的黑毛上。

「來，地瓜乖嘛！」我娘拿起乾貓糧，撮尖了嘴，哄小孩似地勸：「來嘛！」

貓還是跑開了，徒留客廳滿地潔淨的磁磚倒映出錯落的光影，一冷一熱，一如我娘眼底閃爍的表情。她默愣在原地看了半晌，最後霍地站起身來，把飼料盆擺回牆邊，一個人倚靠沙發上，任由佛桌前的線香一寸一寸短少，四周黑暗很快蒙上她的眼珠，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墨色裡，她喃喃自語幽微的心事。

我父親踏入家門時，對於客廳依稀可辨的人影似乎有些吃驚，他說：「妳怎麼還沒睡？」

「現在幾點了？」我母親問。

「今天應酬真的好累。」我父親鬆開領帶，酒氣與香氣逸出領口翻過甬道，悄悄鑽入失眠的我的鼻子。

「現在到底幾點了？」我母親還是那句話。

「我真的去應酬了！」我父親提高音量，一個濃烈的酒嗝像過期的薑汁汽水剛開瓶時，冒出的氣泡響亮而有點刺鼻，微微酸辣。

「現在到底幾點了？」

我摀住耳朵，聽見一種屬於墜足深淵的靜謐，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枕頭的另一端，我弟弟歪著臉睡著了，那麼幸福而天真的臉龐，完全不知道現實生活中正有激烈的變化闖入這個家，他甚至大刺刺地磨起牙來。

尖銳的磨牙聲刺穿著夜，連帶我內心的不安也被扎刺著，幾隻貓躡足而來尋求慰藉，像我父親躡手躡腳的夜歸，但他似乎不需要家的守候，自從另外的那個女人出現之後，我父親和我母親之間的陰鬱繃緊成一條堅韌的鋼絲，稍一彈動就能夠發出刮厲的聲響，嗡嗡嗡嗡。

黑暗中，一隻貓跳到我盤著的腿上磨蹭，呼嚕呼嚕的喉音低低迴響在空寂的房間裡——一下子停止了，恢復到無聲的狀態，彷彿一口氣猛然噎住，只剩下夜的沉重壓在心上，「砰」地極重極重的關門聲搖盪了整個星空，長長的闐靜是地面拉長的月光。

第二天早上，我父親低著臉在餐桌上喝豆漿，偶爾問我學校裡的功課趕不趕得上，或者糾正我弟弟吃東西的不雅姿態，然而大部分的時刻，他都目光無神地望向桌面或遠方。我發現他臉龐上原本的三條抓痕變得更深了，而我母親煎蛋的手肘同樣出現三條新豔的抓痕，他們兩個人似乎很有默契地，誰也不看誰，誰也不避開誰。

貓在客廳裡聞到食物的氣味了，紛紛往廚房移動，我搶在我娘起

身前，夾了幾片罐頭鮭魚餵給牠們，其中嗜吃的粉圓搶食積極，露出尖利的牙齒拚命嚼著。然後，我還要從餐桌上拿點東西，卻被低沉的聲音制止了：

「餵牠們吃乾糧吧，人的食物含有太多的鹽和糖，對牠們腎臟不好。」

我怔了怔，抬起頭來，看見我父親面無表情地盯住牆上的日曆，他不是——他難道——他已經放棄了對貓的理睬不是嗎？有多久的時間，他未嘗問起有關貓的事了？他還記得家裡的幾隻貓叫什麼名字嗎？我放下手中的食物，把貓統統趕到客廳，想起最初被帶回家裡的那隻暹羅貓——四肢修長，一雙上揚的杏眼充滿了神祕的東方味——那天，我們全好奇地圍在這隻低吼的小生物旁，餵牠喝水、餵牠吃幼貓罐頭、逗牠玩，亦步亦趨地跟在我父親身旁，試圖扮演好盡職的母貓角色。

我問我父親，貓從哪裡來的？他說，一早坐進辦公室，在位置上把鞋脫了，天氣冷冽的，腳底下居然傳來一股舒服的溫熱？我父親正覺得奇怪，頭一低，發覺一雙濕潤的眼神在黑暗裡跳動，隨即聽到一聲軟呢的叫聲，小小的身影跌跌撞撞爬出桌外。

他告訴我們，很早家裡就開始養貓囉，「可能是鄉下老鼠多吧，又加上你爺爺是種田的……」我父親說，一般人養貓防鼠，以為貓吃老鼠，其實不然。貓純粹出於好奇心，覺得獵物好玩而已，牠對吃可挑剔著呢。

我父親又說，貓不像狗，對誰都吠吠嗚嗚的，貓自尊心高、固執

（我父親打個比方說，走在馬路上，貓會認為汽車應該禮讓牠，所以往往慘遭撞死的運命），貓不太搭理人，也不愛人搭理，即使肚子餓了也叫得很含蓄，牠代表自由、自我，牠是無拘無束的象徵，牠高貴，牠孤獨，並且不害怕孤獨。

陳述這番話的時候，我父親微微仰起下巴，眼底流露出無限欣羨的光澤，我娘在一旁皺著眉頭說：

「那麼喜歡自由，幹嘛養貓？又要收貓沙，又要打預防針，還要花錢買有的沒的！」

自從這隻暹羅貓進入我家開始，我娘就對貓沒有好感。在她看來，貓爬上爬下、搔耳洗臉，偶爾興緻來了才喵叫一聲以示撒嬌，這是她所無法忍受的冷漠！有幾次，她注視著貓的眼，突然尖叫起來：魔鬼！魔鬼！我們趕緊抓住貓，發現貓的瞳孔上有放大的人影，扭曲而變形的光，不過牠們的眼神裡沒有慌張，反而親膩地側過臉來朝我們的手心舔舐。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那場「女人與女人的戰爭」中，俄羅斯藍貓憑著一副利爪，趕跑了那個前來挑釁的外遇對象，我娘這才愛上貓、呵護貓——所以，這是一個冥冥之中註定的隱喻嗎？在我父親的帶領下，我們幾個人懵懵懂懂地養成了對貓的喜愛與依賴，開始涉及各式各樣對貓的認知、買各類的貓產品，甚至關心流浪貓的動向，面對日劇裡死去的貓而流下感動的眼淚——但我父親卻在這個過程中缺席了，他離貓越來越遠，離家以外的事務越來越近，只要待在家裡，他便顯得陰鬱，成天面對一架電視機毫無表情，或者一個勁地在陽台抽完一根又一根的菸，對於貓的叫聲置若罔聞，貓似乎已經成爲他遙遠

的一樁幼時記憶。

有一天，我弟弟突然問我，那隻暹羅貓呢？還有那隻俄羅斯藍貓呢？

我同樣納罕著，拚命回想牠們後來的去向？然而鏡頭的視窗卻始終固定在我父親抱著暹羅貓衝向獸醫院的最後場景，一路上牠睜大了眼睛，失控的排洩物潑灑了我父親滿身衣褲，在汽車無情的撞擊下，牠的後腳有些歪斜，部分肚子也塌扁了。最後醫生絕望地搖搖頭，我父親不發一語回到家中，一個人面對窗外倒水喝，我看見他逆光的臂膀輕輕聳動著，震顫著。

「然後呢？」我弟弟問。

什麼然後？

「就是貓死了，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是啊，死亡無所不在，我們卻極力避諱死、不談死，甚至不願、不敢、無法經手死——一提起那隻俄羅斯藍貓，根據我娘的說法，牠臨死前為自己找好一個隱蔽的場所，我父親在臥室的衣櫥底下發現牠時，牠已經全身僵硬。後來我們放學回家，這隻貓已經從這個家消失了，直到許多年後的此刻，我弟弟和我才像突然被撬開的時光膠囊，再度想起牠，以及我娘口中叨叨念念的「那個狐狸精」。

「那天你爸爸拎著牠的屍體去獸醫院，回家時喝醉了，醉得那麼厲害！」我娘說：「誰知道他心裡是不是在想——」

「媽！」

我打斷她，總覺得其中的細節好像有哪裡弄錯了？好像夫妻之間最後怎麼只能夠剩下恨意而沒有愛？我坐在木質地板上，玄關的風鈴吹響夏夜的清脆，幾隻小蟲朝天花板的燈罩撞著，顯出光痕的斑駁與老舊，整座房子恍恍惚惚地，似乎也跟著閃爍不定的光度往下沉，沉到底了，連帶我母親依偎在佛桌底下的身影也逐漸傾斜起來，幾隻貓的後頸、腹肚同樣模糊凌擾。

「如果我還年輕……」

「這麼多年的夫妻啊……」

「如果……」

客廳裡，一對蕾絲窗簾微微翻動，窸窣窣窣不知道是生靈抑或輕風的躡足，佛桌上的線香已經燒盡了。一種乾燥的檀香貼附在眼耳口鼻，一坐進沙發可以感覺到全身陷入柔軟的、沙沙觸感的深淵，手裡一捻就是一大把的貓毛。三隻貓或蜷曲或蹲坐幾乎都睡著了，甬道也傳來低沉的呼息。

究竟在等待什麼呢？連我自己也不太清楚。隱隱約約的念頭浮動著——如果此刻遇見父親夜歸，我要對他說些什麼呢？他會喝酒嗎？會大吼大叫嗎？會流淚嗎？我母親會不會突然衝出來？那個埋藏在我們心底的下意識會不會又再次成為傷人的刀劍？正是一次不忠的出軌，註定我父親就永遠沒有資格愛這個家、重拾破鏡？就使得他的信用完全破產？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美珠阿姨已經好久不來家裡了。潮霉的牆漆透出歲月的蒼老，在被拉長的時序裡，我母親逐漸成爲這個房子裡的闇影，稀薄而寡言，只有在面對貓的時候才自言自語地笑開嘴。彷彿一座正在棄守的城堡，我娘遁入一個我們不得而知的世界，而我父親卻成爲毅然決然的斷線風箏。

我推開門，依稀的光照中有裸裎的腳踝，腳踝外的棉被垂掛地面，覆蓋人體的薄荷味突然復活過來，撲襲，我悄悄側過身，站在床沿分辨出我母親曲膝弓身的蜷縮模樣，手裡緊緊抓著一串佛珠，一本佛經被擺放在一旁。

我坐下來，竹席發出重重的嘆息，連帶我母親重重搖動了一下。那樣不知坐了多久，我開始撫摸起我母親有些粗糙的小腿、膝蓋，大腿顯得極爲暫白的，一條短褲寬鬆平滑，我往上撩、再往上撩——說也奇怪，我母親就像童話裡被下咒的沉睡公主，毫無動靜地任由我從身後緊緊抱住她，在那個溫暖的瞬刻裡，那麼揪心的以爲世界就要壞損衰敗了，而我母親仍舊掙扎地想抓住些什麼——傷害在她身上留下痕跡了嗎？我父親呢？我和我弟弟呢？

然而更大的恐怖正在進行著，我發覺我母親的手腳不斷萎縮，像指間漏逝的流水完全掌握不住地，她的身軀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甚至成爲連手心都掌握不住的輕盈。

這時候，貓從四面八方潮湧過來了，虎視眈眈地盯著我母親伸出尖銳的爪子，嗚嗚的怒吼似乎向我提出警告，我試圖坐起身來，一股

沉重的力量卻像巨大的束縛，四肢完全無法動彈，聲音悶悶地噎在喉嚨——

喵嗚！喵——喵！一隻白貓的面目先是模模糊糊地，然後放大，清晰，額頭在我下巴磨蹭著。我母親的臉同樣在上方望著我，她一手拿著打火機，一手拿著線香說：「啊你怎麼躺在這裡？快起來拜拜！」

「芝麻剛剛生小貓了哩！」她用剛點燃的線香，嗆鼻。

彷彿昏昧的畫面上有哭泣的人影、有激動的語言，但那不過是虛矯的情節，是逸出現實以外的理想。而現在，發生在這一時刻的毫無預警裡，在這個逐漸崩毀的家裡，一個新的生命的開始，誰會相信這會不會是一次作者預設好的濫情結局？會不會是我娘過度傷心的胡思亂想？

懸掛在紗窗上的風鈴搖響起來，早晨的陽光在我母親頸後跳著舞，薄薄的一層絨毛發出柔美的金黃足跡。我正準備走過去看芝麻，被我母親猛然拉住了：「不能靠得太近，母貓爲了保護小貓，會把小貓吃掉！」我們遠遠望著芝麻輕柔地舔舐小貓，挺出的肚子上有呼嚕呼嚕吃奶的低喃，我娘自言自語鼓勵著：「多吃點喔，快快長大就不會被欺負了！」

時光似乎又回到那個遙遠的從前，我父親撮著嘴哄小貓喝牛奶，帶貓去獸醫院打預防針、洗澡美容，買滴劑塗在貓的頸部防止跳蚤，比較各種口味的貓罐頭、磨爪板、逗貓棒與超級豪華貓沙盆、特殊成分的貓乾糧、貓零食……這樣一點一滴的呵護體系，最後全部內化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成爲我娘、我以及我弟弟對於貓的認識和喜愛，

甚至標示了每一段生命歷程的聯想。

然而這一夜，我父親始終沒有回家。

「聽說，貓看不見自己？」我娘突然這麼問。

嗯。我點點頭，沒告訴她，這其實是我父親的一貫說法。

「貓是不是綁不住？」我娘又問。

不知怎麼的，眼前的她有些哀淒的意味，模模糊糊的色調裡，她側過頭來直直凝望著我，眼底有閃動的光澤——短髮，細眉，細眼，細唇，法令紋——我有點驚悚地意識到，那不正是另外一個世界裡，同樣奢求著被愛的我的形象嗎？

我低聲呼喚，母親……父精母血生我以身，父精母血育我以心，但我多麼害怕成爲您，您們。母親……我不知所措地搓揉掌心，極其憂慮地：如何才能夠維持一個普世想像的家的面貌？屬於幸福的意涵？如何才能夠成爲您永遠永遠的依靠？

「貓真的那麼需要自由嗎？」我娘流下淚來了。

我緊緊摟住她的臂膀，母子兩人并肩蹲在地上，注視著貓亂跑亂跳，活著；躲躲藏藏，活著；磨爪子喵喵乞食睡覺打呵欠喝水扒貓沙，活著。然後，我站起身來，淡淡地說：

「改天，改天該帶所有的貓去戶外走走了。」